

《没有结束的细菌战》背后的故事：

撕开“731”的又一个真相

■ 本报记者 张苗 于山 钱洁媛

“九一八”从不是一个冰冷的数字，而是融入民族血脉的警示。94年过去了，历史留下的伤痕依然清晰。

9月18日，电影《731》全国公映，这是一部揭露侵华日军在中国哈尔滨开展细菌战研究、进行活人人体实验的影片。哈尔滨平房是731部队开发和生产细菌武器的地方，这些细菌武器最终被投入战场使用，秘密投放至中国的城市乡村——浙江金华、衢州、宁波……都是被细菌武器攻击过的地方。

在今年出版的《没有结束的细菌战》一书中，作者南香红用客观而悲悯的笔触，将遭受日本细菌战侵害的中国普通老百姓几十年未曾疗愈的伤口呈现在世人面前。

那些被掩盖的真相，正从历史裂缝中渗出。

完成一项自己的任务

在北京的一家书店，南香红与我们进行了一场对话。她身形消瘦，但精神很好，说话不急不缓，温柔又有力量。这位非虚构作家曾是一名资深记者。

“22年前报社交给我的报道任务早已执行完，如今的写作是在执行我自己的任务。”南香红在《没有结束的细菌战》中写道，“这是责任，也是使命，是一个记者无法推却、无法躲避的职业操守。”

这本书共22章、60多万字，豆瓣评分9.6。社交媒体上，有许多人留下了评价：

“南香红笔下的细菌战秘辛，读到窒息却无法放下。”“阅读过程中会愤怒发抖！当真被撕开一角，你再也无法假装看不见。”……

众多读者的分享与推荐，使该书首印的1万册2个月内即售完。“很多年轻读者在自发宣传，这本书比预想中更火爆。”《没有结束的细菌战》的编辑唐明星告诉我们。

南香红接近细菌战历史，始于2002年的一次偶然。彼时，仍是《南方周末》记者的她，接到一项任务——采访王选。王选，一位祖籍义乌市崇山村的社会活动家，带着老家的细菌战受害者及受害者家属在日本打官司，要求日本政府承认二战期间的细菌战罪行。

初次见面，王选的一句话让南香红记了20多年：“看见了，就不能背过去。”

那时，南香红还无法真正理解这句话的分量，直到她的脚步踏进了崇山村——这个曾因鼠疫死亡人数过半的村庄，几十年后仍能在田埂上找到带菌的老鼠。

她还来到了村子里的细菌战纪念馆，这是村民们用5角、1元凑起来，在一个祠堂里修建的，石碑上刻着400多名死难者的姓名。

采访、记录、写作，南香红产生了一种创伤后应激障碍，她总感觉手上沾满了鼠疫菌，书桌上、键盘上、身上，到处都是。这样的“幻觉”在她2005年写下第一本书《王选的八年抗战》时达到顶峰。

这种生理不适源于战争的残酷：日军731部队和1644部队用活人做实验，并在浙江、湖南等地投放带有鼠疫、炭疽等细菌的武器，战后又通过各种手段掩盖罪行，导致数百万受害者的苦难成了历史黑洞。

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终审判决“承认细菌战事实，但驳回赔偿请求”。王选告诉南香红：“诉讼败诉了，但历史事实被确定了下来，这个意义更重大。”

就是从那天起，南香红决定写一本书，不仅记录诉讼，更要记录那些“烂脚老人”和被污染的土地——那些诉讼无法覆盖的、活着的历史。

“烂脚村”里的见证

中国是首个被细菌武器大规模攻击的国家。

经过多年的深入采访，南香红很清楚生化武器的杀伤力——细菌武器来去无踪，无形中的传播，无休止的蔓延，“甚至使用细菌武器的人都无法预知其会扩散到什么范围，造成多少死亡。”

在衢州江山，南香红第一次见到村民毛水达时，这位70多岁的老人坐在门槛上，裤脚卷起，露出碗口大的溃烂伤口。毛水达一生没娶妻，周围人给他取了个外号叫“烂拷伢”。在当地方言里，这是“烂脚人”的意思。南香红摸出相机，老人却突然把脚缩回去：“别拍，丑。”

这样的场景，她在浙江、湖南见过太多。

衢州的吴世根，父亲被日寇刺杀，弟弟和妹妹感染鼠疫夭折，母亲带着他改



今年7月7日，南香红(中)、王选(右二)等人在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纪念馆纪念碑前献花。

本报记者 钱洁媛 摄

嫁，“他每年都要在年夜饭时讲述这段无处安放的苦难与悲伤，把团圆饭吃成‘哭丧宴’。”金华潭头乡山下村的陈有升，1943年被细菌感染时只有1岁，从身上出现红点，到耳朵、嘴唇发生溃烂，牙床几乎都要烂掉了。

最让她震撼的是环境污染遗留毒，即便已过去80多年，那些被攻击污染的地区还可以检测到病菌，仍然存在着威胁人类生存的安全隐患。

衢州、金华等地自1940年被投下鼠疫菌后，成为长期疫区，防疫部门每年都要监测老鼠的带菌率，这项工作持续至今。

2015年，王选携手上海王正国创伤医学发展基金会发起了“细菌战烂脚病

人救助”公益项目，为衢州、丽水、金华等地的疑似炭疽感染患者提供免费医疗救助。最终，项目募集到了200万元。

王选带着南香红与医生跑遍浙江各地，把姜春根、毛水达等受害老人接进医院。第一次换药时，姜春根的伤口散发出恶臭，年轻护士忍不住跑出去吐。看着医生用镊子夹出腐肉，老人突然抓住医生的手说：“谢谢你们，我终于能穿干净袜子了。”

那一刻，南香红理解了王选的坚持：“历史的伤痕或许



《没有结束的细菌战》。

本报记者 钱洁媛 摄

无法愈合，但人的痛苦可以被抚慰。”

历史需要被看见

《没有结束的细菌战》的主角之一是王选。这位中国细菌战受害诉讼原告团团长、感动中国2002年度人物，是一位风风火火的女性。她展现在众人面前的，总是精力旺盛、思维活跃、口齿清晰又一针见血的形象。

南香红见过王选的另一面。有时候，王选像一只警觉的猫。这种警觉源于她数十年的“孤独抗争”。

她放弃在上海外企的工作，带着受害者及受害者家属在日本打官司，被跟踪、被驱离是常事。

但有时，精力好到能把所有人拖垮的王选，也会被疲劳击倒。2009年，南香红在日本采访王选和受害者。在十天密集赶路、申诉、会议后，王选倒在了房间里，脸冲下，直直地趴在地上。“我眼睁睁看着她累到倒在地上，怎么挣扎也爬不起来。”南香红说。

还有的时候，不允许自己停下来的王选，会在樱花树下为好友落泪。还是在2009年，王选在日本探望86岁的土屋公献。他是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日

新大众文艺地图

她画的墙能“互动”、会“说话”——

李明丽：无声世界也明丽

■ 本报记者 徐贤飞 沈立 共享联盟·武义 蓝王燕

李明丽就像她的名字一样，明快灿烂。

按约定时间到她家时，门早已虚掩着。我们敲了下门，女儿艺艺闻声拉着妈妈跑了过来。母女俩一个说着“请进”，一个双手并用，摇摆着划过胸前，不停地重复着“请进”的动作，笑容很甜。

她们的家是一幢二层小楼，建于20世纪80年代，位于金华市武义县壶山街道齐心社区汪常巷。尽管地处县城中心地段，可这条背街小巷淹没在城市的高楼大厦里，很是冷清。直到最近，李明丽绘制的一组创意打卡墙绘，让它重新热闹了起来，成为小城新晋的网红打卡点。人们可以站这里跟墙合影，吹一个泡泡糖，背一个大草蓑，喝一口“八二年的汽水”。

当人们得知墙绘师是小巷里的聋哑姑娘时，更为惊异，都想认识这位让城市变美的无声墙绘师。我们也因此走近了她。

有“声”的墙

采访李明丽，得用手机打字。加了微信后，我们就在她家沙发上面对面坐着，用手机聊着。

眼前的李明丽，一米六几的个头，不胖不瘦，扎着马尾，穿着黑色的T恤和被各种颜料染色的牛仔裤，乌黑的大眼睛炯炯有神，很有青春活力。随着话题的起伏，她的脸部表情随之变化，在开心、诧异、难过等之间切换，透着一股古灵精怪的劲儿。

话题就从那面吸引无数人打卡的墙开始说起。她告诉我们，这几面墙是妈妈董汝梅帮她“争取”来的。

2025年4月，武义县启动精品县城建设，为改善社区环境，位于县城中心地段的齐心社区，准备重修汪常巷的快递房。当社区书记徐新俊带着网格员，讨



李明丽和墙绘作品合影。

论快递房周边环境设计，想在墙上作画时，正好被站在家门口的董汝梅听到了。

“我女儿会画画，她画了十几年了。”董汝梅边说边带着徐新俊走进家里，家中随处可见李明丽的各类美术作品：浮雕墙绘的孔雀、水墨花鸟画、荷田墙绘、油墨山水画等。于是，徐新俊表示，可以让李明丽先试试。

他们从巷子入口的七个车库墙面入手。在李明丽的刷子下，一个长发卡通女孩就出现在了墙上。女孩头顶上戴着点缀着花朵的绿叶帽子，蝴蝶飞在她身边，侧面墙上还画了一对翅膀。人站在一个合适的角度，就像拥有了一对翅膀。

第一面墙刚刷小巷人家的朋友圈后，徐新俊就把20多面需要绘制的墙，都交给了李明丽，其中不少还是“命题作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杂货铺墙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为留存社区老居民回忆专门设计的。为了达到最佳效果，两人反复沟通细节，一起寻找老物件、复古元素。以往让她艰难的沟通，这次却成了乐事：徐新俊耐心地比划、打字，还时常鼓励她，这份信任让李明丽格外感动。她特地买了遮雨篷布，烈日、下雨都坚持作画。

她不会说话，但她画的墙能“互动”、会“说话”。墙面预留的空白处，人站进去比个姿势，就能与图案组成完整场景。

无声的她

与其说是李明丽选择了墙绘师这个职业，不如说是“墙绘”成全了李明丽。

李明丽1988年出生。一岁多时，还不开口说话，家人以为她说话迟，没在意。“直到有一天，我在背后叫她，她没有反应，我才怀疑女儿听不见。”董汝梅说，至于失聪的原因，她只能怀疑是女儿七八个月时一场高烧用药导致的。

一个无声的世界，并没有困住李明丽。

姐姐爱画画，她就跟着画画。在李明丽的书桌上，我们看到姐姐当年送给她的漫画书——1999年出版的《美少女战士》。二十来年过去了，这书已经被翻得散了页，书页上有她留下的青春的痕迹。

妈妈在服装厂打工，她从小就跟着。直到13岁，妈妈才把她“丢”进永康市特殊教育学校。



本报记者 沈立 共享联盟·武义 陈港凯 摄

在那里，一节美术课成了她人生的转折点。美术老师看着她画的小乌龟，竖起了大拇指——那是她人生中第一个被郑重认可的瞬间。老师拉着她的手教调色，用手语比画“线条要像流水一样流畅”，放学后还把画室留给她练习，这份肯定，像一粒种子在她心里生根发芽。

她格外珍惜每一次提笔的机会。在学校组织的一次外出写生活动中，为了呈现最完美的画面，她花了12天反复打磨，最终，这幅作品为她赢得了这次写生比赛的一等奖，也让她更坚定了对绘画的追求。

姐姐给的画笔，妈妈给的独立，老师给的肯定，让她走得很稳当。

2010年9月，按照老师说的发挥绘画所长的建议，李明丽成了浙江省华强中等职业学校工艺美术专业的学生。这是她第一次系统性接触绘画领域，水粉的晕染、素描的线条、工笔画的细腻，像一扇扇门在她面前打开。她总“泡”在画室待到熄灯，反复练习各类绘画技巧，画板上的颜料结了块，就用指甲抠掉再画，衣服被颜料染得五颜六色，她也无心关注。三年后她以优秀毕业生

的身份毕业，又经老师指点，参加了墙绘师培训。

专注的笔

刚踏入社会时，她四处碰壁：做淘宝美工，因创意设计经验不足和沟通障碍遭嫌弃；加入绘画工作室，遇到黑心老板拖欠工资，迟迟不让转正。但这个倔强的女孩没被打倒，靠着一股韧劲坚持下来，边做边学，画技反而越来越精。

既然其他路走不通，她就选择加入公司，当一名专业的墙绘师。这些公司分工明确，有人接单、有人绘画，她只需要承担绘画的部分，慢慢学习与人沟通。2023年，李明丽离婚后，女儿艺艺跟着她一起生活。

“这份工作与人交流不多，虽然画墙绘要在户外风吹雨淋，但只要能专心画画，我就很开心。”李明丽打字告诉我们。

因为上学的女儿需要陪伴，李明丽觉得自己不能老跑出去了。今年6月，她在武义注册成立了鹿丽文艺创作工作室。机缘巧合，妈妈又帮她接了社区里的墙画，让她在武义一炮而红。

后陈村里，就有她两幅代表作：一幅是孙悟空踩着筋斗云，手里的金箍棒竟是根电线杆，远远望去，孙悟空仿佛下一秒就会踩着筋斗云，挥动金箍棒降妖除魔。另一幅打卡墙，更是心思奇巧，路人抬手就能补全笔画，成了游客来打卡时的“必拍项”。

李明丽说，墙绘对她来说是份好工作，既满足她画画的爱好的，又给了她好好生活的底气。虽然每回在高高的墙面前，站得腰酸背疼，手臂举得酸痛，但看到那么多人喜欢她的画，她很满足，很有成就感。

采访结束时，李明丽提着颜料桶和画笔，又要到巷子里画画了。跟我们挥手告别后，她转身翻出手机，打开设计图，在墙上一笔一笔画了起来，她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浑然不觉小巷人来人往。

本辩护律师团团长，诉讼战线上的战友。那是土屋公献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坐在躺椅上，脸色苍白。土屋公献与来自中国的朋友们回忆这十年诉讼之路，唱起了歌。回到宾馆，屋后就是一片樱花园。10年里，为了诉讼总是马不停蹄的王选，从未有时间看过樱花，这是她第一次赏樱，在满天的落樱下，她忍不住哭了。

“那一天，王选的表情、情绪，被同行的朋友记录在摄影机里。”南香红说，当她把这天的故事写进书里时，电脑前的她也忍不住掉下了眼泪，“这样的情况，在整个诉讼期间，真是太多了。”

《没有结束的细菌战》出版后，南香红最遗憾的，是很多老人没有等到这一天。

常德的张礼忠是细菌战受害者家属。他曾对南香红说：“我们以书换书。我送你我的《张氏家史》，你的书出来了，也送我一本。”他没能等到。吴世根、杨大方……很多她采访过的老人相继离世。“他们是历史的亲历者，也是历史的见证人。他们走了，历史就少了一个声音。”

但随着书的热销，南香红也看到了积极的变化。“以前我总觉得可能上了年纪的人才会关注这件事，但这次我看到关注的年轻人挺多，而且能客观地去看待和认识这段历史。”

如今，细菌战受害者原告大多已经离世，但他们的后代接过了接力棒。衢州吴世根的儿子吴建平继承了父亲的事业，成为了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馆长，继续揭露细菌战真相。“吴建平他们去山区把受害老人一个一个找出来，带他们去医院治疗。他们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就是在修复这段历史。”南香红说，应该让更多的社会力量、资源加入到对这段历史的记录、研究中。

她说，这本书之所以叫《没有结束的细菌战》，是因为历史从未真正过去——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在几代人的记忆与身体内。

近20年里，王选与浙江各高校学生走访金华、衢州、丽水，以及富阳、诸暨等浙赣会战战场所在地区，完成了涉及2000多人、数百万字的口述史记录。今年，基于此整理的4000多页、共12卷的浙江“烂脚病”调查口述史即将出版。历史，仍在被讲述、被记录、被看见。

南香红告诉我们：“只要还有新资料出来，只要还有受害老人活着，只要历史还没有真正结束，我就还会写下去。”

新艺评

由己及人的人性感通

■ 夏烈

无声和多彩，统一在李明丽的人生之中。但多彩并不会凭空产生，对于一个聋哑姑娘而言，生活的路向前迈自然增加了难度，所以，在审视李明丽的艺术之前我们必定会倾听她的人生故事——如何在可能黯然的无声之困中突围，成就自己的精彩、快乐，这其实是具体的美术作品之外的一件更大的“作品”！

从李明丽的故事里，我们感受到了普通人在意外生活道路上的另一种幸运和清欢。首先要感谢勇敢、懂教育的家人。他们在李明丽的成长中给予了独立、热爱、鼓励、支持的爱的方法论，从而让李明丽以画为伴、以画为生、以画为荣。其次，作为墙绘师的李明丽，也有自身的一系列素养：艺术的、性格的、工作伦理的。“她是自己优秀，什么都愿意尝试。”“她不会说话，但她画的墙会‘互动’、会‘说话’。”家长和客户这么评价她，她就是这么认真、诚恳地对待墙绘师的职业。

当我们在一扇扇美丽多彩的都市墙绘前打卡留影、美化朋友圈时，其实很少去想象那些都市墙绘师的心思情感。而李明丽的故事为我们放大了一种由己及人的人性感通——我们都在大众里，我们也彼此相关、应互为敬爱。

（作者系文艺评论家、教授，浙江日报文艺评论版特约主编）



扫一扫 看视频